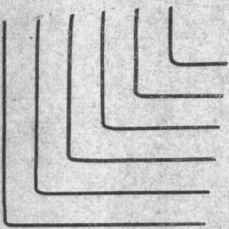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章
血戰歸來之東北抗日諸領袖



上海各界團體歡迎
抗日英雄大會



第七章 血戰歸來之東北抗日諸領袖

一、馬占山蘇炳文將軍歸國情形

拚命抗敵，血戰經年之東北民族英雄馬占山、蘇炳文、李杜、張殿九、王德林諸將軍，自去冬退入俄境後，艱苦遍嘗，後由俄轉赴德意諸國，從事國際宣傳，報告中日問題之真象及我東北之民意與民氣，備受歐洲人士熱烈之歡迎與推崇。馬蘇等以在海外任務已可告段落，國內舊部隊亟待整理充實，故於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，由意國乘康脫盧格郵船，先行返國，張殿九、李杜、王德林諸將軍亦陸續歸來。茲將各抗日領袖返國情形及國人熱烈歡迎之盛況，詳述如后：

過港情形

馬蘇兩將軍暨部屬十四人，於六月三日抵港，歡迎者除馬蘇代表及其親屬外，西南政委會特派楊熙績、劉盧隱、胡漢民氏特派其女公子木蘭女士前往歡迎，西南各代表堅請馬蘇等晉省一行，俾民衆得一瞻豐采，馬蘇等婉辭，遂於正午啓行赴滬。

抵滬情形

中央聞馬蘇等於五日可抵滬，乃特派行政院祕書長褚民誼、鐵道部次長曾仲鳴來滬歡迎。馬蘇等於五日抵滬，滬市長吳鐵城、各民衆團體代表及新聞記者五百餘人，前往碼頭熱烈歡迎，馬蘇等在輪上接見記者，共同發表簡單之談話，其言曰：

今日辱承諸君來此歡迎，異常感謝。惟因時間匆促，不克與諸君暢談，不勝抱歉。此次退俄原因，在於將士日血戰歸來之東北抗日諸領袖

夜苦戰，彈盡援絕，不得已撤退。在俄勾留四月，在德盤桓兩週，感情均甚融洽，在意曾晤張學良氏。現在重踐中華國土，追憶昔日民衆源源接濟，奈卒未能驅敵出境，以慰國人之望，愧甚愧甚。余等爲國體而抗日，勝敗利鈍，固非計及。今後抗日計劃，當取決於中央。據本人等意見，當集中全國力量，作整個之抗日計劃，則收效必能較大。倘中央命令余等率軍北上抗日，自當繼續努力，死而後已。本人（馬氏）此次返國，實由於所部團旅長二十四次急電促歸，抵滬後何日入京，尚未決定，待入京後，當將在東北一年半抗日經過，該地民情及與日軍作戰實況，作一書面報告。至於日報傳稱，本人業已戰死沙場，實由於因傷訛傳所致；蓋當時本人率隊一千餘人與日軍作戰，僅二十餘人生還，本人兩頰均受彈傷。

滬上各團體於馬蘇等抵滬後，特聯合組織上海市各界歡迎抗日英雄馬蘇兩將軍回國籌備委員會，討論歡迎辦法，準備定期舉行盛大歡迎會。開會日期，由馬蘇等晉京及晉謁蔣委員長後自行決定。

抵京情形

馬蘇兩將軍以國難方殷，不容多所優遊，乃於抵滬之翌日（六日）專車晉京；南京各界，聞馬蘇將抵京，莫不熱烈歡迎，是日到車站歡迎之各機關暨民衆團體代表一萬餘人，熱烈情況，爲近年來所未有。

七日晨，馬蘇兩將軍等齊赴總理陵行謁陵禮，後至國府晉謁林主席及各院部會長官，又至鐵道部官邸謁汪院長，報告抗日經過，林汪等慰勉有加，並設饌爲其洗塵。

首都各界，亦決定籌備歡迎大會，因馬蘇等即將赴贛謁蔣，故延未舉行。

抵滬情形

十日，馬蘇等抵南昌謁蔣，蔣委員長及江西各界極為歡迎。蔣委員長於十一日晨七時，召見馬占山、蘇炳文兩將軍。馬蘇報告抗日作戰經過，次談救國大計，約一小時之久，彼此極形歡洽。旋蔣邀馬蘇共進早餐，至八時半，蔣因出席剿匪會議，馬蘇始告辭而出。馬氏語中央社記者：十一日晨謁蔣，僅報告抗日作戰經過，關於今後如何抗日等問題，尙未詳談。至下午一時，馬蘇赴省府歡迎會，熊式輝致歡迎詞，馬作簡略答詞。二時赴昌新舞台各界歡迎會，與會者二千餘人，馬蘇入座時，鼓掌如雷。由熊氏主席，並致歡迎詞，馬蘇分別答詞致謝，並勉國人真正團結，良心團結，振作精神，充實內部，一致抗日云云。

二十二日中央常會第七十六次會議時，議決特任馬占山、蘇炳文為軍事委員會委員。

一、李杜將軍歸國情形

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抗日健將李杜將軍，由意國威尼斯乘意郵船康脫凡特輪返國。該輪於八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抵滬，停靠浦東其昌棧碼頭。滬市各界代表多往歡迎。茲將李將軍抵滬前後情形分誌如次：

抵滬情形

是日赴輪埠歡迎者，計有市政府科長李大超等百餘人。康脫凡特號輪，於是日上午十一時進口，十二時由南市十號碼頭乘坐公安局渡輪前往迎接，其餘各團體歡迎代表，則由江海關碼頭乘接客小輪渡浦歡迎。李在輪次與各歡迎人員及記者等，一一握手寒暄後，即與記者作簡略之談話。旋即由市府代表李大超陪同乘坐公局渡輪，於二時零五分，駛抵南市關橋碼頭上岸，逕乘汽車，赴貴州路中國飯店休憩。公安局除派水巡隊，在浦東

血戰歸來之東北抗日諸領袖

其昌碼頭戒備外，並派警察大隊，在南市關橋碼頭警戒。李將軍現年五十三歲，御淡灰色西裝，體格魁梧；髮已斑白；惟精神至爲強健，態度謙和，語多感慨。

李氏報告
返國經過及感想

李將軍昨在輪次，接見各報社記者。據談：本人前在東北抗日，爲時十有三月。自哈爾濱而至密山，先後身經大小百餘戰。曾有八縣固守達八月有餘。目前尚有一部份之部隊，潛留吉省，最近曾佔領密山，寶清，虎林，饒河等四縣；東寧亦已由王德林部佔領。今年一月六日，本人駐紮於密山城內，指揮所部，在密山附近約有一百六十里處激戰。迨至八日，敵軍以裝甲車一百十七輛，繞道至我軍後方，施以襲擊，以致前後截斷。本人率領衛隊一連，突圍而出，目睹大勢已去，無能爲力，乃於九日忍痛退入俄境。本人自出國而至歸國，先後共計六個月，留居於蘇聯者，計有三月，神經系因受刺激而反常，以致日與醫藥爲伴。旋往柏林就醫，勾留半月，嗣又轉往羅馬休養，爲時一月，其餘則均在舟車旅途之中。隨同本人退入俄境之部隊，目前均已取道新疆歸國，共計約有七千餘人，現均暫駐於新省，警備邊疆。蘇聯之第一五年計劃，業已成功，第二五年計劃，亦已開始，人民之生活頗爲艱苦，然對於建設則異常努力，實可欽佩。德國總理希特勒氏，頗得全國人民之信仰與敬愛，國社黨之黨員，滿佈全國，十字之標幟，觸目皆是。意大利之首相墨索里尼氏，實爲一愛國主義者，本人在意曾與會晤。意國最近十年來之建設，突飛猛進，墨索里尼氏之力也。本人前在羅馬，曾與張學良氏會晤多次，張氏決在羅馬留居三月，然後再行赴其他各國考察。張氏身體現已復原，恢復民國十四年以前之狀態矣。

李氏報告
丁超將軍
殉難經過

丁超將軍，本其不屈不撓之精神，與日僞軍肉搏死戰。在寶清作戰時，因丁將軍堅不肯退，終爲日軍所擄。初解至哈爾濱，繼又轉解至長春。及本人至俄時，則聞僞組織有頒持赦令之說，擬即起用丁將軍。但丁將軍終不爲利誘，表示拒絕，乃有被害之說。迄今消息杳沉，但丁氏被害之說，是否確實，至今仍無從證實。自塘沽協定簽字後，抗日軍事已告一段落。本人此次歸國，在於辦理善後，至於抗日之主張，始終不變。本人將在滬稍事休息，再行晉京，向中央報告抗日之經過，然後赴贛，晉謁蔣委員長。將來仍擬來滬休息，不願就任何職位。國人大多數均重視個人之生命與財產，較諸國家與民族爲尤甚，本人深望國人此後痛改前非，處處須以國家與民族爲前題，急起直追，未爲晚焉！

三、興奮熱烈之歡迎大會

大會
詳情

滬上二百餘團體，於本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一時，在市商會議事廳，舉行歡迎抗日英雄大會，到各界代表暨市民三千餘人。馬占山、蘇炳文、李杜等將軍及諸將領，均親自參加，頗極一時之盛，足見民意之一班。詳情分誌如左：

全市懸旗——全市各商店，十一日接市商會通知，屆期懸旗獎功，故於晨起，全市各馬路，如南京、北四川路，以及南北兩市間，各商店前，無不國旗飄揚，迎風招展。間有粘貼巨大慰勉標語者，其一種熱烈情況，爲前所僅有，亦可見真正民意之所在，一新國際之觀感矣。

會場維護——滬市公安局，派警察大隊一小隊，由黃子誠王芝立統率，在會場內四周保護。公共租界工部血戰歸來之東北抗日諸領袖

局，派中西探捕，在大門外四週保護。市商會童子軍暨郵工會童子軍，亦在場中維持秩序，中國紅十字會，派醫師施行救護。

到會代表——是日出席者，計有市商會主席王曉籟，地方協會杜月笙，總工會朱學範，市民聯合會胡鳳翔，張一塵，律師公會沈鈞儒，東北義勇軍後援會陳培德等二百餘團體代表及市民，約三千餘人。

羣英畢至——抗日將領蒞止者，計有黑省主席馬占山，東北民衆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，副司令張殿九，吉林自衛軍總司令李杜，黑省實業廳長周維泰，財政廳長郎官普，軍長方鴻猷，徐海亭，參謀李世青，代理副司令徐景德，司令樸炳珊，吳德林，參謀姜松年，呼倫貝爾警備司令王爾瞻，馬氏駐滬代表吳煥章，蘇氏駐滬代表范瑞徵，李氏駐滬代表劉丕光等二十餘人。

歡迎一瞥——上午十二時，前往參加者，已接踵而至，一時許場內已無空地。而佇於天后宮橋堍下欲睹各將軍之丰采之民衆，不可勝數。於一時四十分，派張一塵，王鴻輝，等分乘汽車四輛，前往迎接馬蘇李諸將軍。二時三十分，各將軍相偕而至。甫下汽車，而立於道旁之民衆，莫不歡呼鼓掌，聲震如雷。馬蘇李各將軍均含笑脫帽，向民衆點首不止。同時公安局軍樂隊奏樂歡迎。旋即由王曉籟，王延松，張一塵，胡鳳翔，陪同魚貫引入會場。場內頓時掌聲雷動，可見市民熱烈愛護抗日英雄之一斑。馬氏衣白色紡綢長衫，手攜摺扇，笑容可掬。蘇李二氏，則均衣米色西裝，態度和藹可親。開會後，首由主席王曉籟致詞，次由馬蘇李等報告，次由來賓演說，主席答詞，最後討論組織全國救國總會等議決，交主席團負責召集辦理。茲將馬蘇李三氏報告，分誌如次：

馬占山
報告抗
日經過

占山一介武夫，未嘗學問，廁身軍界，二十餘年。從前各處駐防，專任剿匪保民之責，循分供職，洊至警備一方，而戎馬半生，碌碌無所表見。東省劇變，事出非常，分屬軍人，責無旁貸。况受疆符之命，益當感激馳驅。年餘以來，所以奮萬死不顧一生，堅持到底者，蓋欲報政府倚畀之重，慰國人期望之殷，且救國即以救家，並欲爲桑梓免切膚之痛也。天不祚漢，無力揮戈，亡命他邦，羈留數月，而所支持經年之一片乾淨土，早已淪爲異域。占山何心，能不悲哉？占山之罪，又安可贖哉？今當歸國伊始，乃辱承各界人士，矜其素志，念其前勞，獎勉之詞，有加無已。今日復開此盛大之會，受萬衆歡迎。占山何人，膺此榮遇，撫衷自問，益切慚惶！竊念各界諸君，以愛國之心，愛及占山，而占山以往之自効，殊不足以副諸君之望。既承招待殷殷，不能不將年餘以來經過戰事，撮述概要，以答各界諸君之盛情。惟是往事重提，不免增人怛怛耳！我國對於國防，向無相當之準備，強鄰逼處，險象環生，邊地皆然，東北尤甚。一旦爆發，雖悔何追？九一八事變之來，誠屬倉卒；然海內明哲，固早憂之。即以占山之愚，就平日所見所聞，足以驚心怵目者，鑒往知來，亦時慮國亡之無日也。日人既下遼吉，曾有不侵北滿之宣言，而包藏禍心，顯非真意。蓋以中東路有蘇俄關係，若由正面進兵，難免別生枝節。不如利用張海鵬，由洮昂綫徑取黑垣。黑垣入手，則哈爾濱處於四面包圍之中。復有張景惠供其驅策，於攫取該處之政權路權，可以事半功倍，而禍遂及於黑省矣。黑省萬主席，遠在北平，二十九三十兩獨立旅，爲黑省之精銳，亦開駐關內。防務異常空虛，張海鵬知之，日人亦知之，以爲震以積威，垂手可得，而不虞不抵抗主義，非中華民族心理之所同也。維時占山警備黑河，整飭部伍，正擬通電請纓，適奉代理主席之命。比以事勢危迫萬分，刻不容緩，乃不捨晝夜，掩甲急驅，於十月十九日，馳抵黑垣。

血戰歸來之東北抗日諸領袖

黑省軍隊無多，器械又極窳敗，遠非遼吉之比。遼吉兩省，尙不能抵抗，黑省又何能爲此？就敵我強弱異勢言之也。占山以爲不抵抗主義，無殊拱手讓人，若積極抵抗，盡我全力，尙有幾希挽回之望。敵以誦我以正，敵以暴我以忠，如此相持，或能得最後之勝利，博與國之同情。且此際敵勢憑陵，戰機勃發，已到間不容髮之時，戰亦亡，不戰亦亡，與其不戰而亡，何如誓死一拚，以盡天職？由是而首挫張海鵬，而江橋，而大興，與敵以炮火周旋者二週有餘。雖終以實力懸殊，退守海倫，而日人於此數次戰爭，亦頗受重創，深知我民氣軍心，因未可輕侮也。戰事初起，猥承海內外各界同胞，函電慰勉，並予以充分之接濟。占山與全軍將士，膺此隆施，感奮曷已？第未能驅除強寇，始願終乖，至今思之，猶愧有辜厚意耳！日人侵略之手段，因人因地，隨時變更。既占黑垣，並因追擊我軍於克山，一度中伏，後忽以圖黑者轉而圖哈，而對於占山反取和緩態度。非和緩也，蓋欲運用手腕，以施之遼吉等處者，施之占山，而使之屈服，俾黑省之土地人民，可不勞而獲也。於是日人坂垣等，徑至海倫，強求晤會，而張景惠趙仲仁等復秉其意旨，日以不入耳之言，來相勸勉。張趙二人，明明附逆，占山雖無似，何至甘與此輩伍，更何至聽其毫無價值之說詞，違爲所動？故彼時迭次通電，無不瀝膽披肝，坦然表示，國人當共見之。惟處境愈困，應付亦愈難。而望中央有辦法，並望國聯有辦法，則延頸跂踵，夜以繼日，未嘗須臾忘也。哈爾濱雖劃爲特別，仍係吉林之屬地，中東路護路軍丁哥令超，依蘭李鎮守使杜，及吉林各將領，咸於哈埠之被陷，積極爲自衛軍救國軍之組織，力圖恢復，聲勢甚盛，並函占山協攻。占山得信，立派所部，分爲兩路出發，一堵截黑垣日軍增援哈埠，一逕趨哈埠，以當一路偏師，共同作戰。不意援吉之軍，甫抵哈埠北岸之馬家船口，而哈埠軍情，已經變化矣。哈埠軍情既變，於占山之身陷重圍，幾難自

拔，遂生莫大之關係。蓋日人自聞占山援吉之舉，忽又由和緩態度，一變而爲積極態度，決取道呼海齊克兩路，以重兵夾擊，消滅我方之實力。萬一此着實現，則黑省全境之亡，必不待諸十閱月以後。占山腐心切齒，以爲一身之名譽固重，而視一省之存亡則甚輕，犧牲畢生之名，而終無補於危亡則不可。若因有預定之計劃，而犧牲一時之名譽，則無妨。當此之時，倘仍守涇涇之見，竟將大好河山，等於一擲，在占山死綏之後，固可搏得微名，其如大局將隨之以去何？此占山萬不得已，虛與敵方委蛇四十日之由來；已於上年五月文日，通電詳敘原委，報告國人，諒早經公鑒也。占山本意，擬俟春耕竣事，民力稍紓，並將一切軍事計劃，於日人視線外，嚴密籌妥，然後設法脫離黑垣，庶於繼續抗日，多所憑藉。乃因聞國聯調查團，即日東來，必須將東北真正民意，及此四十日中所刺得日人之種種陰謀，合盤托出，不可失此良機，遂於四月二日，假視察軍隊爲名，輕騎出省，轉赴黑河。致國聯調查團之函，及附各種重要抄件，於黑河辦理完竣，委派委員，專送至哈，由我顧代表轉交。其次則以部署軍事爲先務之急，在未出黑垣以前，固已略有佈置，但繼續抗日之宗旨，未能顯然通知，至是始以函電說明，俾分敵愾同仇，藉收羣策羣力之效。所難者，占山原轄軍隊，僅有騎步兵各一旅，此外駐防各處者，雖同屬省軍，而性質極爲複雜，敵人之勾結又甚力，故應付之方，亦頗非一致。於旨趣純正者則嘉與之，於意志不堅者則規勉之，於態度不明或逆跡漸著者，則欲免爲淵駭魚計，亦申明大義，啓其天良，而姑予優容之。於是旬日之間，各將領函電紛來，願隸於抗日旗幟之下者，竟居多數，復從事編練警察，編練保安隊，並招收義勇軍，以厚實力。所有軍械子彈，與軍糧軍費等項，雖非充足，亦均在可能範圍內，加以準備，此整理軍事之情形也。占山係以省府主席，兼任駐黑龍江省副司令官之職，既須

移治，亟應正名。自抵黑河，即着手組織軍署省府兩機關，於四月十五日開始辦公，並電京平報告成立。是時與吉軍雖失聯絡，而尚有遙相策應之可能，故四五月間，雙方皆派代表，間道往來，以便商洽一切。而丁李兩司令，又擬出兵再攻哈埠，頗有發展之勢。同時並奉中央任命，以丁李兩司令分主吉省軍民兩政，名位既正，軍民一致傾向，號召之力，亦因以激增。後此雙方皆以無線電互通消息，此外一切應行計劃之事，歷時月餘，均已大致就緒。督師之日，萬衆激昂。而於五月十五日，由黑河出發，進駐東荒，以圖恢復失地。占山此次出兵，深知器械不利，未能正面交綏，故採用游動戰法，聲東擊西，使敵人疲於奔命，以便長期抵抗，而待時局之推移。不圖甫至東荒，日方即以飛機時來偵察，並以大部軍隊，跟蹤壓迫，凡有措施，多感困難。雖然，綜計全軍前後大小數十戰，殺傷尙屬相當，而六月一日夜襲海倫之役，斃敵百餘，並殲其將領一名，尤爲快意。其各路部隊，皆令分駐前方，攻取各縣。如克山、青岡、綏稜、鐵驪、慶城等處，得而復失，失而復得者，均若干次。敵人嫉恨愈深，其欲甘心於我者，乃愈急矣。六月二十八日，行至海倫、東安、固鎮、羅圈店地方，被敵所偵，預伏數倍兵力，四面襲擊，比經發覺，形勢已極嚴重。當即激勵所部，作殊死戰，一以當百，突出重圍，而士兵竟傷亡數百名之衆，一切輜重損失幾盡。此役激戰歷三晝夜，占山亦於此役面部受傷。此後轉戰東山一帶，敵我兩軍，相距不遠，適值陰雨連綿，月餘不止，未生重大衝突。而交通因雨梗阻，軍用電台，又復損壞，以致與內地及黑河後方，未能互通消息者，幾及兩月之久。其地並無人民村落，一切米糧食鹽，均無所出，到處覓購，所得甚微，併日而食者有之，三四日不得一食者亦有之，殺及戰馬，又苦不得均沾。兼之積草沒脛，蚊蛇叢集，露宿既久，士兵患病者甚多。此時未全軍成餓殍者，蓋幾希矣。占山之由黑河出發也，前後共有三

種計畫，初則擬率師由西南方面，出其不意，逕趨四平街，截斷南滿路，與遼甯義勇軍打成一片，庶可壯我聲威，成爲開展之局勢。繼則擬再聯合吉軍，取得哈爾濱，肅清北滿，亦有得半之效。無如形格勢禁，皆未成功。其三則由龍門至嫩江，集合兵力，會攻黑垣，先顧本省者是也。八月二十九日，返至龍門，收合部伍，由嫩江至訥河，召開軍事會議，派隊進攻拉哈站。而西路蘇張兩司令，久待時機，適於此際同樹抗日旗幟。占山竊自思維，此次會攻黑垣，實爲最後之努力，萬一再遭蹉跌，將無再舉之機。此項計畫，雖與西路本有成言，而相距過遠，必須會商方略，始能計出萬全。乃以往返十日爲期，徑赴扎蘭屯，海拉爾，與蘇張兩司令，作切實之計議。至於甫經到達，日方即以重兵壓迫西路，占山進退兩難，欲歸不得，僅有出國之一途，而訥嫩軍中無主，亦遂無法支持，皆非始料之所能及也。至於黑河後方，自移治以來，成爲根本重地，占山以率師出發，不能兼顧，曾派各僚屬協力維持。無如黑河地處邊陲，商業凋敝，軍興後，水陸兩路，皆被敵封鎖其間。爲交通之梗塞，財政之枯窘，食糧物質之缺乏，局促一方，異常棘手，皆從無可設法之中，爲勉強支持之計。歷時九月，尙無內顧之憂。迨至軍事變化，各軍政人員，以彈盡援窮，假道歸國，實事勢所必然，而萬非獲已者也。總之，占山抗日年餘，固由於將士之用命，僚屬之同心，然非迭承海內外各界同胞援助軍資，曷以大義，則赤手空拳，安能濟事？是非僅占山一人之抗日，而實爲各愛國同志共同之抗日。以多數人之齊心努力，而使少數人居其名，此又占山之所未安者也。今日與諸君聚會一堂，所有占山經過情形，既已陳其概略，而愚慮所及，更有不能已於言者，敢再爲諸君述之：東三省爲我國東北屏藩，帶海襟山，氣勢雄厚。以農業言，則土地肥饒，物產豐富，尤以黃豆爲出口大宗。以礦業言，則已經開採，及已經調查尙未開採者，幾於無所不見。以

森林言，則向作燃料，取之無窮。以交通言，則水陸暢行，綰轂歐亞，南滿路素號黃金，不過東北之一部耳。如語其全，曷可勝道？日本以區區三島，尙能定霸稱雄，侵佔東三省以求達其大陸政策之目的，更如虎插翼，經營開闢，勢所必至。浸假數年，其實力之澎漲，安知不什百倍於今日？是我失地一日不收復，即增加一層之困難，況極其野心之所至，將更有不忍言者乎？言念及此，我國人應如何覺悟？如何團結？如何共救國難？如何共圖生存？此等重大問題，似非空言所能解決，亦非空言所能達到。而及今不圖，必更生異日之悔！茫茫前路，焉有津涯？占山患難餘生，性命久置度外，分所應盡，不敢後人，披瀝真誠，願開明教！俾無負今日之榮施，是所切禱！

蘇炳文
報告抗
日經過

今日各界代表舉行盛大之歡迎會，炳文不才，亦與其盛，真覺感愧交并。至炳文在東北過去的工作，各報紙載之甚詳，今作簡要的報告與諸位談談：九一八之役，張逆海鵬，覬覦黑垣，予以兩團兵力擊退之，使黑垣不爲日寇所有。迨馬氏代理黑省主席，予即過返海濱，鞏固邊防。後日人授意趙仲仁，許以黑省主席相昇，予當即嚴詞拒却。後僞國又曾許以五百萬元，並代允發給餉糈，予均不之顧。抗日精神，始終不變。後卒以餉盡彈絕，退入俄境，不得已之苦衷，還乞國人見諒。此外予又有感想者，因東北抗日之役，上海及各地民衆爲竭誠之歡迎，并予以種種物質上之補助，使抗日工作，得隨時進展，此當代爲感謝。現在東北四省淪陷於僞國之下，數千萬人民，各不聊生，擄掠及奸淫，比比皆是，此事予認爲非常悲痛之一頁。將來希望東北失地，終有恢復之一日，土地雖失，精神尙存。從前日本詆中國人沒有抵抗能力，沒有國家組織。迨十九路軍上海之戰，及東北之戰，繼續發生，則民族精神，尙不失敗。將來望全國民衆共同努力，希望作相當之準備，或有收復失地之機會。予有機會時，

仍當繼續參加抗日工作，如沒有相當機會，與民衆亦共同努力。民氣不要消沉，或待至數年以後，使東北失地盡復，在民族上有最光榮之一頁。予因有病，不能爲詳細之聲敘，還祈原諒。

李杜報
告 抗
日 經 過

主席及各位先生！東北不幸，受暴日蹂躪。杜率吉林各軍與暴日抗戰，年餘以來，受海上同胞物質與精神之援助，足以激勵民心，振我士氣，凡前方將士均極感激。此次失敗，自海外歸來，深覺愧對全國父老兄弟。乃海上同胞，更作盛大之歡迎，中心愈覺不安，適聆主席之言，益增惶悚。謹代表吉林各軍，向各團體各同志，敬致謝忱，并報告抗日概略。九一八事變發生，日軍連佔瀋陽長春，更長驅北犯，欲囊括我東北三省以去。杜時鎮守吉東，痛國土之淪胥，知事態之惡化，決非短時所能解決，更非國聯空洞之文告所能制裁。因聯絡丁超，馮占海，王德林，諸氏共起抗日，以盡守土之責，遂有吉林自衛軍之組織。時日軍亟欲擴張其勢力，至中東鐵路沿線，以爲北犯之根據，遂於當年十二月四日，蠱惑在哈爾濱之白俄，開始暴動，爲極度之騷擾。時丁超將軍，坐鎮哈埠，指揮軍警，經數日，白俄之擾亂始定。日人以計不得逞，因更唆使熙洽逆部，進犯榆樹五常等縣，同時吉林日軍，亦繼續北上，遂演成哈爾濱之戰。時杜以哈埠爲三省重心，欲守三省，以恢復失地，必先守哈埠。即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率部入哈，聯絡友軍，與寇軍激戰於哈埠近郊者十日，旋退至濱縣，方正，延壽一帶。寇軍又用重兵壓迫我軍，在方正，延壽，激戰四晝夜。我軍進佔一面坡，珠河，又分兵三路，分攻哈爾濱，及吉林省城，同時王德林沿東甯，敦化，寧安一帶，與延吉方面之寇軍戰，并阻止其吉會路之完成。迨至五月松花江解凍，敵以陸海空軍並進，奪我沿江依華富各縣以去，遂退守穆稜，密山。斯時僅有八縣，尙懸青天白日旗，時與倭寇周旋，相持復八閱月，松江封凍

後，敵以全力從數路攻我穆稜，寶清，東甯，卒以受其唐克車裝甲汽車飛機之壓迫，而士兵身無皮衣，子彈不過數十粒，各部交通，完全隔絕，丁超在寶清被俘，杜由密山退虎林，且戰且退，不得已入俄境。同時東甯不守，王德林部亦退入蘇聯。總計杜自興師抗日，經大小戰役百一十餘次，歷時十三閱月。其中給養之籌備，彈藥之補充，無一不在艱難困苦中。當守穆稜八縣之際，尙用兵工修長途電話千一百餘里，汽車路九百餘里。惜汽車路之修築，反以資敵。按軍備之補充，器械之良窳，敵我不能比例，而能與倭寇周旋經年，惟賴同志之熱血，及堅忍不拔之精神。然血肉之軀，總難敵劇烈之炮火，故暫避兇鋒，以圖再舉。杜此次由歐返國，經波蘭及德意諸國，考察彼邦政治軍事，深有所感。德意雖政治之組織不同，但均爲歐戰後最貧弱之國家，今皆再起，稱雄歐陸。至若波蘭已亡國百年，今又復興，此皆由於人心之不死。我國家今日內憂外患，均亡國而有餘，實民族存亡之最要關頭，一般多抱悲觀，但愚以爲如能全國上下，一心一德，團結禦侮，猶未爲晚。否則必蹈印度朝鮮之覆轍，今則東北已爲倭奴所侵據，彼三千萬民衆日處水深火熱之中，此固吾人最難甘心自己者。况屬中華版圖，皆我之領土，受政府統治，皆我之人民，決不忍其淪爲異域，作人牛馬。至希全國上下認清中國之仇敵爲日本，收復東北爲全國同胞唯一之責任，杜願負前驅，作最後之犧牲，則是失地一日不復，吾人責任一日未了，誓必毆盡倭氛，恢復國土，以拯救東北同胞泥犁之苦。斯固杜之初衷，并祈全國同胞共起圖之，以雪我恥！謹祝各團體萬歲！中華民國萬歲！